

2026名人大讲堂

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：
盘龙城是打开三星堆的一把“钥匙”

三星堆青铜器举世闻名，近年来，随着考古学家深入研究，学界已普遍认识到，三星堆青铜文明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。那中原王朝的青铜是如何跨越山河影响了三星堆？神秘的青铜面具背后，又暗藏着一条怎样的资源交换与文化认同的路径？要回答这些问题，也许要从长江中游的重要遗址盘龙城寻找答案。

9月2日下午，成都阿来书房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登上名人大讲堂，带来《从盘龙城到三星堆——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》主题讲座。这位长期扎根盘龙城遗址的考古领队，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，为线上线下观众生动讲述了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如何互动、盘龙城和三星堆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。

首次实证

商王朝疆域到达长江

讲座一开场，张昌平就抛出一个问题：在公众视野里，三星堆的名气远比盘龙城大，但为什么讲座要从盘龙城讲起？

盘龙城的发现很早，1954年长江洪水，武汉市在抗洪中发现了盘龙城。1958年，盘龙城遗址被确认为早商时期遗址。直到1974年，北京大学考古队才开始大规模对盘龙城进行正式发掘，其后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持续对盘龙城遗址进行考古工作。

张昌平介绍，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规模考古工作中，考古学家确认了盘龙城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具有高度一致性。他向观众展示了两组青铜器的对比图片，上面是盘龙城出土的，下面是郑州商城出土的，它们几乎一模一样。

“我们经常开玩笑说，就算是考古专家，如果不给你说地点标签，也很难分辨哪件是盘龙城的、哪件是郑州的。”张昌平说。

此外，两地的夯筑技术和建筑方式也存在一致性。但更直观的还是葬俗，盘龙城的墓葬和郑州商城的墓葬也高度一致。比如，商文化有一个特点，墓坑底部往往有一个“腰坑”，里面埋一只



9月2日，张昌平教授做客名人大讲堂，带来《从盘龙城到三星堆——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》主题讲座。

狗，高级贵族还会殉人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腰坑殉狗”，这在盘龙城也有发现。

这些考古成果确定了盘龙城属于中原文化的性质。曾经，主流观点认为周代的疆域到达了长江边，但没有文献证明商代的势力范围到达过长江。而盘龙城的发现第一次从考古上证明，早在商代早期，中原王朝的疆域就已经到了长江。

盘龙城

商代南方的中心城市

再进一步，张昌平开始讲解盘龙城自身的兴衰。盘龙城存在兴起、繁盛和衰退三个时期。围绕在盘龙城周边的长江中游地区，还有级别更低一点的聚落，通过考古发现，这些聚落文化的兴起、繁盛和衰退，竟然和盘龙城的兴衰时间是完全同步的。这就证明，盘龙城对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不同级别的行政管理网络。

“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，盘龙城就相当于当时中原地区在南方的一个中心城市、省会城市，而这些聚落就相当于市级、县级城市。”张昌平说。

张昌平团队还在盘龙城中发现了

铸铜作坊，这就证实了本地生产青铜器的可能性。盘龙城为长江流域带来了青铜文明，此后长江流域便兴起了多支像三星堆那样灿烂的青铜文化，长江流域也开始进入与黄河流域并轨的中华文明进程。

在中商早期，盘龙城走向了衰落。被废弃后，长江流域各地开始兴起具有本地特色的青铜文明。张昌平展示了黄陂郭元咀、阜南台家寺、吴城文化、炭河里文化等不同区域的青铜器，可以看到有许多青铜器依然保持了中原的样式，但又开始形成了地方特色。

“他们在学习中原，但暂时还学得不像。”张昌平说。到了晚商时期，也就是青铜文明的巅峰时期，地方青铜中心正式形成。

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，中原王朝都城“大邑商”的疆域比早商时期要小，但能获取的资源反而更多了。张昌平展示了一组照片：刘家北地地的一个窖藏里，埋着3吨多铅。按青铜器含铅比例推算，这些铅可以铸造三十吨青铜器。“这还只是一个窖藏。”张昌平说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：中原能控制的地盘变小了，资源从哪里来呢？

这就是张昌平讲座中的第三个重

点，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资源互动网络的形成，而三星堆正是这个资源网络中最重要的“转口贸易城市”之一。

三星堆

一座“转口贸易”城市

讲到三星堆，张昌平的重点先从祭祀坑说起。他认为，这些祭祀坑挖得非常规整，器物一层一层都是有序摆放。而且在当时，青铜器、象牙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源。“有学者提出祭祀坑或许是因为三星堆人被灭国后埋下的。但如果是敌人灭国，不会把这么多贵重物品如此郑重有序地埋掉。”张昌平认为，这或许是多次祭祀之后，在某个阶段，有意识、有仪式地埋下去的。

“我们还能发现，三星堆的人像都长得一模一样，这应当是一种相对的写实，就像古埃及法老的雕像，也是相对的写实。三星堆人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认知中的‘人’。”通过讲解三星堆祭祀场景，张昌平将三星堆的青铜容器与中原、盘龙城连接在了一起。他说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、罍，和长江中游的器物高度相似，例如一件龙虎尊就和台家寺遗址出土的龙虎尊几乎一样。并且，三星堆人把来自东方的中原青铜器奉为至高无上的珍品，只有珍贵的东西才能用于祭祀，这至少可以说明，三星堆人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仰慕。

张昌平认为，当时的三星堆就类似于一个“转口贸易”城市，它从西南方向获取象牙、黄金、海贝等珍稀资源，向东输送给中原王朝；同时从中原和长江中游获得青铜技术和青铜器。

讲座最后，张昌平总结道，早期王朝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关系，并非各自孤立发展，而是处在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中。黄河流域是政治中心，发挥着政治和文化的引领作用；长江流域侧重于资源和工业生产。两个流域的互动，构成了中华文明青铜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陈羽啸

名人大讲堂·对谈

盘龙城的发现，在长江流域“开先河”

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对文明起源探索和早期文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这些精美复杂的青铜器，折射出怎样的文明密码？青铜器上的每一道纹饰，又在诉说怎样的壮阔历史？

9月2日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做客2026名人大讲堂，在成都阿来书房带来题为《从盘龙城到三星堆——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》的主题讲座。张昌平教授长期致力于长江流域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互动研究，推动夏商周聚落考古实践，倡导以技术、形制和社会需求为视角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发展机制研究。

提到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，盘龙城遗址的发现和认识历程，是始终绕不开的关键“钥匙”。于是，在讲座开始的对谈环节，提到盘龙城遗址，张昌平教授解释了为何这处遗址如此重要。



对谈环节。

“盘龙城遗址的发现，在长江流域差不多是‘开先河’的发现。”现场，张昌平介绍道，早在20世纪70年代，盘龙城考古收获颇丰，彼时三星堆遗址的一、二号祭祀坑还未“一醒惊天下”。在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，狰狞的饕餮、蜷曲的夔龙、怒目的兽面……这些

精美的纹饰通常满布青铜礼器之上，是商文化的独特表征。

“盘龙城的发现，表示早商文化发展到这里以后，才开始在整个长江流域扩散开来，才有了后来的三星堆这样一个高峰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盘龙城也是绕不开的。”张昌平说，由此可见，盘龙

城带动了长江流域文化发展，也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。

张昌平还提到了自己对三星堆遗址的认知。他表示，其实考古学者也跟大众一样，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在对考古发现的不断探索中更新深入的。“对于三星堆的了解，我跟诸位一样，刚刚发现这一遗址时，我也没见过这么特别的东西。考古发现后，我们开始了对三星堆的研究，当时提出了三星堆部分文物中，能看出来与长江中游之间的联系，比如青铜尊、青铜罍。刚提出时，其实大部分人也不太相信，但现在大家都接受了这样一个看法。”

张昌平提到，考古学者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出历史的“碎片”，并由它们拼出历史的完整“拼图”。“学术界也跟大众一样，总是在探索的过程中，将对历史的认知不断往前推进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 陈羽啸